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青团历史的叙事体系构建

■ 钟宇慧

(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学院,广东广州 510545)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叙事,讲好党的故事是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传播政党意志、提升政党影响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的重要途径。讲好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故事、构建共青团历史叙事体系,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讲好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故事、构建共青团历史叙事体系,对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青年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同、展现中国青年和共青团组织的良好精神风貌、展示故事背后的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加强中国青年理想信念和历史认同感教育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共青团历史 叙事体系 构建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2.004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国叙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作为中国叙事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包含了党领导下的中国共青团历史叙事,团史叙事是党史叙事的“青年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青团百年历程政治叙事的重要示范,也为讲好共青团故事提供了根本遵循。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故事、构建共青团历史叙事体系,对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青年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中国青年和共青团组织的良好精神风貌、展示故事背后的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加强中国青年理想信念和历史认同感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叙事视角:讲好党史叙事的青年篇

人类社会离不开“叙事”这一基本活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国叙事、党史叙事,团史叙事是党史叙事的“青年篇”,有着独特内涵和特定要素。讲好共青团历史故事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和现实需要,具有丰富的价值功能,也是共青团应对传统叙事困境的内在动力。

(一)叙事视角:从党史叙事到团史叙事的内涵界定

法国语言学家罗兰·巴特认为:“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收稿日期:2023-01-25

作者简介:钟宇慧,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共青团与青年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重点课题“青年时尚视域下共青团引领青年的策略研究及实践向度”(课题编号:2021WT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2]叙事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口语、书面语或辅之态势语、音像、图片等综合手段表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行为过程或所有具有叙事性的言语成品^[3]。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研究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掀起热潮,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叙事转向”^[4],除文学以外,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都开始运用叙事的视角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叙事,讲好党的故事是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传播政党意志、提升政党影响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的重要途径。当中国共产党与故事紧密嵌合时,故事就有了反映政党品格、记录政党行为的清晰呈现^[5]。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6]。团的历史就是与党同心、跟党奋斗的历史,就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党团结凝聚青年的历史,是党史“青年篇”的主要部分^[7]。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历史故事,就是讲好党的故事。

当把叙事研究纳入共青团历史研究视野,共青团历史叙事则成为具有独特内涵、包含特定要素的概念。共青团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主体用特定手段来叙述共青团历史故事的行为过程与活动,包括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载体等要素。叙事主体包括叙事者和受众,叙事者是有目的地开展叙事行为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引导者;受众是叙事活动的依托者和参与者,也可以是所述故事的聆听者,主要是青少年群体及特定对象。叙事者负责故事的讲述和传递,受众负责理解和接受,共同促进叙事活动。叙事内容主要指共青团历史故事及其蕴含的人、事、情、理、意等内容。叙事载体指的是叙事活动需采取的组织形式、媒介和手段,呈现出不断变化、日益丰富的特点。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要时间节点进行的政治叙事,为团史叙事提供了重要示范。

近年来,学术界对共青团历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共青团发展的通史型历史研究;对共青团特定主题的历史梳理,比如党团关系、价值使命、组织形态、组织职能、组织变革等;对共青团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对中外青年运动及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比较研究等。但从叙事的理论视角全面把握团史叙事的时代要求、价值作用及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较少,这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核心动力:团史叙事是党的要求及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叙事彰显了党对党情、国情、社情的精准认知与逻辑推论,见证了共产党深刻精辟的理念思路与实施方略,对国家发展具有伟大的引领与指导意义^[8]。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9]通过生动的叙事,讲清重要概念,讲透关键理念,讲活精彩故事,是呈现历史逻辑、学习历史经验、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奋斗行动的应有之义。

当前,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唯心史观解构真实历史,重新解读历史人物和事件,公开诋毁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消解人们的政治信仰、历史认知、文化认同,造成巨大负面影响。针对社会上和网络上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故事,做好青少年的思想引领,赓续红色血脉的任务十分迫切而艰巨。

(三)价值旨归:团史叙事具有丰富的价值功能

第一,历史教育功能。通过各种具体、丰富的历史细节,把历史事实说清楚、讲深入、搞明白,展现真实的历史逻辑,能让青少年群体涵养历史思维,以史为鉴、以史明志,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正确党史观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第二,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10],其既是政治体系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意识、价值灌输与培养的过程,也是个体成员学习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政治人格、成为“政治人”的过程。叙事主体将共青团历史故事所承载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行为规范传递给青少年;青少年通过学习政治文化知识、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养成特定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

第三,沟通表达功能。共青团历史叙事是一种政治言说,一种形象表达,一种政治主张的传播。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向不同人群阐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等基本问题,可以拉近叙述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进行广泛的政治沟通,有利于凝聚共识,开展政治动员。

第四,集体记忆建构功能。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1],它是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的基础。通过历史叙事,一方面让成员产生对共同体起源、流变和发展的总体认知,强化情感、价值与认同,形成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使集体记忆得以保存与传继。比如,共青团通过组织多样化的叙事情境体验,用荣耀时刻、仪式教育等情景激发青少年积极情感,使其完成集体记忆的主体建构,自觉将个体成长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四)困境突围:传统叙事的不足及变革的内在驱动

第一,团史叙事在青少年教育场域存在部分“失位”。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但因对团史叙事重视程度不够、对团史内容教育功能认识不足、挖掘团史教育资源不够、团史叙事者队伍缺失等原因,团史教育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德育等场域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常见的团史教育主要安排在面向团员、团干部的团课教育环节,在五四运动纪念日、共青团相关纪念日等特定节点的普及性教育环节,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环节等的散点式补充教育,未能形成体系。有些由共青团主导的教育培训活动,也存在着团史叙事缺失、团史教育时间被挤压的问题。在互联网、社交媒体、青年亚文化群体、新兴青年群体等新场域,更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语,影响了共青团组织对这部分青年的引领与感召。

第二,团史叙事在表达和呈现方面存在部分“失真”。讲好共青团的故事离不开史料的科学性,离不开价值的渗透性,是通过历史事件中人、事、情、理的编排和呈现,将个体情感认知和集体记忆相结合,形成相应的历史意识和阐释。但因部分叙事者史料掌握不足、学理支撑不够、叙事手段偏颇、迎合猎奇心理等主客观原因,引用错误史料、过度拔高英雄形象、简单罗列现象、以错误的因果关系予以解释等,导致团史叙事在表达和呈现方面存在“失真”现象。

第三,团史叙事在载体和方法层面存在部分“失灵”。传统中的团史叙事重视理论灌输,忽视生活实践;重视叙事者单一主体的主导作用,忽视受众的主体性和相互间的交互性;多以课堂讲授、讲座、视听展示为主,实践性、互动性及新媒体技术手段和载体使用较少,缺乏生动性;多使用整齐划一的叙事方法和叙事言语,未能根据实际人群进行分层分众化表达,容易引起“审美疲劳”。然而,团史叙事面对的直接对象通常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中的青少年,是多样的、复杂的,仅采取理论教化、价值灌输、教育填鸭、单向传递、单一方法等叙事策略和叙事方法,容易形成消极的、被动的、外生性认同,忽视了青少年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内生性建构过程,最终导致话语体系及价值传递的失灵。

“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12],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要求,也是共青团的重要内在驱动力。积极构建新时代团史叙事体系,通过团史故事将其承载的人民主体性、民族主题性、思想理论性、政党价值性向外界展现,增强人们对党的理解和认同、对共青团的认知和认可,是共青团自身的追求和动力。

二、叙事谱系:“主题—主角—事件—道理”的谱系勾勒

对共青团历史叙事而言,应包括核心主题、主要行为体、事件情节、内涵寓意等核心要素,形成故事的基本结构框架和内容框架。

(一)把握团史叙事主题,为故事构建灵魂

把握叙事主题好比建立骨架之体,为叙事素材建立的血肉之躯提供支撑。叙事主题决定了历史叙事的行动指向,最终构成了整个历史叙事的灵魂^[1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青年运动一以贯之的恢宏主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主题,党的奋斗主题就是团的行动方向^[14]。共青团的历史包含着无数历史断面、立体人物和真实事件,团史叙事要始终围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一主题来构建,只有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紧扣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人民群众的历史过程,既要讲好主旋律故事,也要讲好教训故事。

(二)选好团史故事主角,为故事聚焦主体

好故事里一定有主角。故事主角可以是一个人或多个人,可以是一个组织或多个组织,还可以是政党、民族或国家。一直以来,为青少年树立先进人物和英模榜样,运用榜样叙事,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共青团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讲述榜样故事,既要讲好“好的行为应该是怎样的”,又要讲好“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还要诠释好“如何发生”,只有揭示人物行动背后的意义支撑,才能更容易让受众产生浓厚兴趣、情感共振、价值认同。当故事的主角是领袖人物时,要充分反映领袖在历史关头解决历史任务的愿望及其努力,并对此给予科学评价,既不能顶礼膜拜,也不能全盘否定,要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去分析^[15]。人物故事既不能过度拔高形象,忽视其客观性,也不能模糊泛化,与受众生活距离太远。当主角是组织、政党或国家时,可以围绕党团关系、团青关系、青年与民族、国家、社会、政党关系、青年与青年组织关系、青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进行叙事,用合适的主角推动团史叙事的发展。

(三)精准匹配事件素材,为故事丰满血肉

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一道,作为唤醒记忆或建构记忆的符号,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内容。一要讲好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每一件历史大事件或开启了一个时代,或成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转折点^[16]。要通过讲好党和国家历史的大事件,引导受众深刻领会历史演变的逻辑规律,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让受众建立理解共青团历史的基准点。二要讲好共青团发展的重要事件。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选取共青团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应结合政党视角和组织视角。政党视角中的重要事件包括党对共青团的缔造、领导、推动变革等内容,比如共青团的成立、改造、重建、改革等。组织视角中的重要事件包括共青团的组织遵循、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组织骨干等内容,比如讲好新民主主义时期共青团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打倒军阀、抗日救亡、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冲锋陷阵的故事,讲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青年扫盲队等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充分阐释:共青团不愧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锋队,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三要讲好引起受众群体关注的典型事件。典型事件可以是能引发受众群体情感投射或身心代入的

历史故事,如百余年来既有一大批青年矢志不渝坚持理想与信仰,也有一些人中途转向甚或迷失,对理想与信仰的追求与坚守是任何时代都有的普遍性问题,对当下的青年依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也可以是紧贴受众现实生活故事,有利于受众群体从生活中去亲身体验和感悟典型事件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和道理。总之,要不断补充和完善历史细节以提质“存量”,不断挖掘和丰富叙事素材以提高“增量”,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故事。

(四)展现故事蕴含的道理,为故事内涵赋值

寓道理于故事,是对党的先进理论进行青年化阐释和传播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故事和道理的关系,“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人‘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17]。“以道化人”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目的,也是衡量“讲好中国故事”效果的基本指标^[18]。团史叙事要挖掘党领导共青团发展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的精彩故事,使更多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9],向受众阐释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除了基本道理之外,还有党的青年观、党的青年运动理论、群团理论、青年工作创新理论、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理论、青年发展理论等;还有与青少年生活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道理,如理想信念、人生价值、政治追求、道德发展、就业、生活、家庭、婚恋等。总之,要以深刻的“理”为故事内涵赋值,能够做到以学理分析回应现实问题。

三、叙事模式:“理念—指向—手段—策略”的模式建构

如何把共青团历史故事讲得好听、达到效果,除了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外,还要有新型叙事理念和鲜明叙事指向,以及创新的叙事手段和策略。

(一)树立新型叙事理念

叙事理念是对不同叙事传统和叙事方式的抽象概括,是不同叙事主体在不同时代的叙事行为中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代团史新型叙事理念,是尊重自身历史、符合政党需要、反映政党意志、体现时代特色、发挥特殊功能、符合受众特征、不断发展变化的叙事理念的统称。树立新型叙事理念,一方面,要注重学理支撑。在团史叙事过程中,要侧重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学、历史学、青年学等学理支撑,在科学和系统的框架内进行叙事,平衡好历史性、政治性、理论性、故事性的关系,把故事与故事之间、故事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以更体系化、条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推动共青团历史资料的理论挖掘和学术研究,提升历史诠释的理论力度。党的历史叙事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凝聚力,重要的经验就是党始终坚持学理支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构建叙事框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理论武装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方向。另一方面,要遵循主体间性。叙事者和受众都是叙事主体,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促进从“个体独白”向“主体对话”转换。新型团史叙事破除了叙述者和受众的二元对立,倡导两者主体间性的融合,推动叙事主体多元化、公众化,共同构建“叙事共同体”。团史研究部门、教师团队、各级团干部、党团员、入团积极分子等,都可以成为团史叙事的主力军。还可以建构从中央到地方、从智库到个人、从官媒到自媒体、从成人群体到广大青少年等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公众叙事体系,这种“复调式”或“多声部”叙事不仅扩大了叙事主体,也为讲好党的故事、共青团的故事凝聚了一大批具备亲和力的群众力量。

(二)明确团史叙事指向

团史叙事不同于一般性地讲故事,其蕴含着三个明确的叙事指向。一是价值指向。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

的使命为使命,把坚持党的领导深深融入血脉,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青年组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20]。团史叙事要将价值渗透性贯穿始终,以党的领导逻辑、团的初心使命、团的价值追求、团的精神风貌等要素构塑故事的价值结构,形成强劲的叙述吸引力和渗透力。二是目的指向。团史叙事是有目的、有预期的行为,通常要达到生动展示历史逻辑、引发强烈情感共鸣、进行有效政治动员、推进青年政治社会化、党的理论青年化阐释等目的,一般分为“知”“情”“意”“行”等层面。知,指的是通过叙事的阐释性功能为受众带来知识性认知与说理;情,指的是通过叙事的情境性激起受众的情感共鸣与认同;意,指的是以叙事的隐喻功能完成选择和认同、接受与整合价值观念的任务;行,指的是通过叙事的真实感激发行为动机进而促成行为外化。三是问题指向。中国共青团要善于回答党和人民提出的重大课题、时代课题,善于回答“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一重大课题^[21]。“从后往前看”的团史叙事,重点是厘定历史脉络、归纳历史成因、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从前往后看”的团史叙事,重点是立足于国情、党情、世情,运用基于党领导下的青年工作提炼出的范畴、理论或规律对当下的实践进行解读和分析,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供借鉴。无论从前往后看,还是从后往前看,都是立足当下,以面临的实际问题、正在推进的具体实践作为团史叙事的重要旨归。

(三)善用团史叙事手段

手段是决定叙事能否成功的关键,分为载体和形式,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匹配,以达到最优效果。根据叙事场景调整叙事手段,注重丰富其载体、创新其形式,拒绝脸谱化与教条化,做到以多元符号为内容赋意,以媒体融合为传播赋能。一方面,要用好传统叙事手段。共青团的叙事文本、理论成果、主流媒体报道、影像作品、建筑空间等是常见的传统叙事载体,比如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历史故事史料、故事讲稿、学术文章、电影、电视剧、团史展览馆等。在形式上,可以是面对面沟通,如召开专题讲座、成立讨论小组、党课团课学习、召开会议等,可以是实践引导,如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参观走访、仪式参与、文化活动等,也可以是榜样示范,如邀请英雄、革命后代、先进青年代表等进行事迹分享。另一方面,要用活新型叙事方式。充分利用新技术,以参与、互动、分享、协作的互联网“交互模式”探索团史故事传播方式。要通过完善共青团的信息媒体平台、编撰数字叙事文本、整合叙事数据资源、策划叙事互动仪式、对文化符号积极赋意等方式,努力使团史叙事在新时代“展新颜”和“聚新力”。例如,广东共青团与文创机构联合开发《百年风华》《将明》等红色剧本杀,在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活动中注入了社交性、情感性、品味性等时尚元素。团中央宣传部推出了《星火逐梦人》大型历史叙事网络互动产品,讲述青年革命者的故事^[22],以趣味沉浸、便于感知理解的数字视觉小说形式,生动再现了百年前青年们星火燎原的“筑梦年代”,是帮助广大青年了解历史故事的有益探索。

(四)优化团史叙事策略

新时代团史叙事的策略,本质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的叙事策略,既有宏大与微小的交互叙事,也有个体与群像的映照叙事,还有感性与理性的交织叙事,体现了叙事的针对性和动态性。第一,宏大与微小的交互叙事。宏大叙事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力图通过构成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本质,找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势^[23]。在宏大叙事体系中,共青团在每个历史时期,总是遵循以下叙事逻辑:中国共产党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总结归纳社会主要矛盾,明确党的主要任务,领导包括共青团在内的青年力量投身历史任务,共青团以“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信念带领广大青年奋进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展现特定的精神风貌,建立重要功勋。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抽象的概念解释、价值确

立、规律把握、实践阐发,以及激昂的思想口号和统一的叙事风格。宏大叙事奠定了团史叙事的理论基调,而接地气的微小叙事能使受众更加切实地感受到历史故事的温度。选取一些真实生动的故事加以具体、细致地叙述,更能丰满历史、拉近距离、打动人心、实现共情。宏大与微小的交织叙事,既要透过共青团视角看到党的历史、看到影响或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这一“历史的线”,也要看到这条历史之线中对人有所启发、让人有所感动的“微观点”。第二,个体与群像的映照叙事。个体叙事是对个体进行细节和具象的刻画,可以让人物立体丰满、情感富有张力,常见的有英雄叙事和平民叙事。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英雄叙事的方式,列举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靖宇、赵一曼、江姐、陈树湘、邱少云、雷锋、黄继光、刘胡兰等青年英雄的事迹,很有感染力。在平民叙事方面,年轻的北京冬奥会志愿者通过短视频分享赛会服务的细节,使他们的平民叙事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展现了热情、自信、奋发及健康的中国青年形象。群像叙事是对一个群体进行描写和叙述的故事,可以凸显在特定时代下特定群体的整体概貌和轮廓,如常见的“00后”“90后”等群像,“革命一代”“改革一代”“强国一代”等群像。个体与群像相互映照,焦点与散点相互交织,既引发受众具象且深刻的情感共鸣,又能为其提供普泛化、镜像式的认知参照。第三,情感与理性的交织叙事。情感具有调节、控制、感染、强化等功能作用,是凝聚广泛认同的重要因素^[24]。青少年具有情感丰富、浓烈等特点,对情感的需求较高。因此,团史叙事可以用感情渲染的方式促进情感交流与互动,引导受众深切感知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形成更加深刻而持久的认同。

三、叙事特质:“历史性—时代性—政治性—青年性”的特质体现

团史叙事不同于一般叙事,必须体现特质。叙事的历史性要体现正确的党史观,叙事的时代性要体现所处的历史方位,叙事的政治性要体现政党青年组织的基本属性,叙事的青年性要体现青春特质。

(一)体现历史性,将历史规律性和历史贯通性相结合

团史叙事是建立在正确党史观基础上的叙事。第一,坚定历史自信。共青团的历史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源于自觉担当尽责的奋斗历史,来源于始终扎根广大青年的青春实践。第二,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靠历史叙述来还原,任何历史还原、历史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叙述者的主观选择,带着叙述者的叙述范式^[25]。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包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唯物史观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科学把握共青团的发展历程。第三,贯彻正确的党史观和大历史观。正确的党史观要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26]。贯彻大历史观,就是把团的历史纳入大历史框架中去叙述,即打通前后,贯通古今历史;打通左右,贯通中外历史;打通上下,贯通旗帜引领和扎根人民的历史。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述共青团的成立时,就把共青团纳入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近代以来180多年历史、党的百余年来历史中来分析,纵贯古今,更能凸显共青团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

(二)体现时代性,将现在所处方位与未来发展目标相结合

“时代”是对我们这代人所处的历史时间段而言的,时代叙事需要回答“我们现处何地”“我们将欲何往、未来发展目标”“如何分阶段实现这些预定目标”这三大问题^[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8]团史叙事要体现

时代性,就要与民族共频、与时代共振、与现实接轨,紧密结合党在新历史阶段的新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青少年思想发展的新变化,讲好现实故事,擘画美好未来,着眼接续奋斗。以史为鉴的目的是开创未来,要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战略部署讲清楚,把“两个十五年”的阶段性部署讲清楚,把党对共青团、共青团员、共青团干部、青年的要求和期待讲清楚,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三)体现政治性,将坚持党的领导与对青年的政治引领相结合

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灵魂,是第一位的,团史叙事实质上是政治性言说及实践活动。一要体现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的叙事特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的缔造者、领导者、引领者,共青团获得的每一步成长、每一份成绩,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关怀。团的所有工作都要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叙事过程中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严守叙事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错误言论和思潮要旗帜鲜明,敢于发声亮剑。二要体现共青团对青年的政治引领的叙事特质。政治引领的叙事特质主要表现在政治教育、政治动员和政治沟通上。“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29],是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第一位要求。特殊政治学校的定位赋予了共青团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责,团史叙事要把培养青年政治认知形成、政治情感培育和政治能力发展作为教育功能贯穿始终。如在叙事过程中,注重“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青年,用党的优良作风塑造青年”^[30];引领青年把入队、入团、入党作为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接受政治训练、加强政治锻造。政治动员主要是通过团史叙事助力党凝聚和整合青年,动员青年投身于党和国家在各阶段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政治沟通主要是通过叙事深入青年、了解青年温度,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让青年真切感受到党的关爱和关怀。

(四)体现青年性,将党的青年观与青年化叙事相结合

青年性特质主要指蕴含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观以及青年化叙事艺术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青年观是党对青年及青年工作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核心要义是“如何认识青年”“如何培养青年”以及“如何做好青年工作”。在叙事过程中,要体现共产党如何看待青年本质和战略地位,包括青年对政党、国家、民族的意义等内容;要体现共产党如何教育和引导青年,包括新时代青年使命,党对青年的新期待新要求,青年教育的发展方向等内容;要体现共产党如何做好青年工作,包括青年工作的根本任务,职责使命、工作主线、方式方法等。青年化叙事艺术是指体现和符合青年特征的艺术化言说方式,比如使用青年流行语拉近距离,使用现代语言重述历史故事促进理解沟通,采用富有律动和激情的影像展示人物青春形象提升感染力等。毛泽东曾把青年比喻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寄予深切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三十余次提到“青春”,使用“茁壮成长的小树”和“初升的朝阳”来比喻青年,引用了“00后”烈士陈祥榕在日记中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誓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共青团的历史上,出现了像“把青春献给祖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等极具青春特色的具有号召力、聚合力和战斗力的政治号角和青春宣言。用好青年化叙事艺术,能向世人铺展开一幅充满生机活力、富有青春律动和革命激情的叙事画卷,用叙事美学传习历史精神、展现历史风貌。

人们爱听故事,尤其青少年更爱听生动的故事。团史叙事是中国叙事体系的一部分,从叙事谱系、叙事模式和叙事特质等方面建构新时代团史叙事体系,应是共青团自知、自信、自觉和自为的主动选择。通过讲好故事,共青团充分发挥为党育人、培育认同、意义建构、政治动员等功能,鲜明地展现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19][2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16、15页。
- [2] 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 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 [3] 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4] 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 [5] 刘社欣 李尉清:《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逻辑、关系及策略——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叙事视角》,载《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年第32期。
- [6][12][14][20][21][29][30]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01、9、6、5、7、7、7页。
- [7] 《贺军科同志在共青团“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动员会上的讲话(2021年3月12日)》, <https://www.gqt.org.cn/documents/ccylspeech/>
- [8] 赵宸斐 李 璐:《百年回望下中国共产党的叙事逻辑及体系建构》,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
- [9][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213页。
- [10]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3页。
- [1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 然 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 [13] 刘喆琼 仲 帅:《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历史叙事的主要特点与基本经验》,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 [15][16][23] 刘洪森:《中共党史叙事略论》,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 [18][24] 蔺叶坤:《“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逻辑及实践路径》,载《传媒》,2022年第7期。
- [22] 钟亚楠:《共青团中央:善用新媒体凝聚青春力量》,载《中国记者》,2022年第6期。
- [25] 金民卿:《党的历史书写与经验总结的典范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蕴》,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2期。
- [26]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载《党建》,2021年第4期。
- [27]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载《经济导刊》,2017年第9期。

(责任编辑:韩永涛)